

章亚若留下的双胞胎曾暂住南京

4



师永刚、方旭 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

【内容简介】

蒋氏家族最神秘的一个成员,一个家国的背叛者,一个自由时代的设计师。本书力图全景展示蒋经国一生的传奇命运:蒋经国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?为什么创造了蒋家党天下,又会亲手结束蒋家党天下?他是共产党员,也是国民党员;他用苏维埃方式维持国民党统治,用美式民主结束蒋家统治。几乎没有人有具体资料来描述真实的蒋经国,他的生活、他的性格、他的思考,其实仍然是一个谜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蒋介石低调地为蒋经国铺路,在经历众多事情后,父子之间越来越亲密。

历史揭秘

回到赣南,蒋经国继续推行新政,这些新政包括实行星期四接待日倾听民众意见。像当地一家农户独子被征兵,蒋经国知道后,派人将农户独子从部队找回。

受苏联计划经济影响的蒋经国于1940年1月提出赣南建设三年计划,计划三年内做到“人人有工做,人人有饭吃,人人有衣穿,人人有屋住,人人有书读”的“五有”目标。为落实政策与培养班底,蒋经国特地在赣南开办前后五期的三青团江西支团干部训练班(简称干训班),吸引不少青年主动参与,前后培训超过500人,成为日后“太子系”人马的骨干。

1940年3月间,中统、军统等系统不断向老蒋指称有共党分子混到江西班底,三青团江西支团负责人陈宗滢、江海东会同宪兵包围青年服务社,逮捕从事青年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,搜出毕业证书、大量马列主义书籍、《新华南》杂志等资料并取得口供。老蒋为此在重庆约见蒋经国,要求他尽快处置。

小蒋虽然保住了戴笠名单中与他关系密切的蒋中美等人,但他返回赣南后,随即大捕共产党人。诸多冲击让蒋经国不再如以往一样亲近人群,作风越来越隐秘。

正是在这个背景下,酝酿了章亚若事件。有着一张秀气圆脸的章亚若是江西人,原籍浙江,生于1913年,父亲不但是秀才出身,北京政法大学毕业,也是南昌城内有名的律师。章亚若在兄弟姐妹中排序第三,个性活泼伶俐,自小深得父母疼爱,并被送到由美国教会创办的南昌私立葆灵女中求学。章亚若肌肤白皙,品学兼优,诗词书画样样精通,弹琴

下棋,能歌善舞,是公认的校花。

章亚若15岁时曾与表哥、任职于南昌高等法院的唐英刚有段媒妁之言的婚姻,先后生育两个男孩,不过两人感情并不好。受西式教育的她个性开放,婚后仍到南昌高等法院上班,参加各项社交活动,看电影、唱新戏,交友广泛;夫妻二人因此离婚,唐英刚最终自杀。

1939年年初,章亚若全家自南昌南下赣州避祸,章家人口多、开支大,为补贴家用,她向蒋经国毛遂自荐,由于求职信文笔通畅,让蒋经国相当感动,因此安排她到公署图书馆工作,整理书报资料。

两人初见后,蒋经国对章亚若留下了好印象,加上她勤奋细心,积极参与公署救护队等服务,深为蒋经国嘉许并公开表扬。章亚若在国剧上也别有造诣,并常票戏公演,更是让蒋经国为之倾倒。

章亚若很快就被小蒋提升到公署抗日动员委员会担任文书,并被选拔到三青团江西支团干训班学习。也就在这段时间,两人朝夕相处,爱慕关系有了发展,旁观者一目了然。

返回公署后,蒋经国更将章亚若分配到秘书室工作,担任他的专职秘书。二人几乎形影不离,章亚若成为蒋经国难得一见的红粉知己。章亚若的聪颖干练弥补了蒋方良的许多不足,她甚至一度以家庭教师的名义出入蒋府,还在1941年蒋方良赴重庆拜会公婆期间,帮忙照顾蒋经国的两个孩子,不过蒋方良对此毫不知情。

当时章亚若住在赣州江东庙附近的一幢旧宅里,几乎每隔一两天的晚上,蒋经国都会开车或徒步造

访章家。小蒋幕僚僚高儒也称,曾应蒋经国之邀,在章亚若闺阁内共同用餐。据说蒋经国一生仅送过章亚若一次礼物,就是从重庆旧市场买来的欧式镜子。

没过多久,消息传到重庆,蒋介石对儿子的婚外情未太重视。后据说陈立夫等人十分不悦,把事情汇报给蒋介石,老蒋当即承诺好好跟蒋经国谈谈。在父亲的压力下,蒋经国表面上同意一刀两断,但返回赣南后仍和章亚若形影不离。

1940年年底章亚若怀孕了,蒋经国秘密安排她到桂林待产,对外称章亚若结婚嫁给了一名广西大学学生,小蒋也常去看望。章亚若于1941年5月2日在桂林医院产下一对双胞胎男婴;由于是6个多月大的早产儿,章亚若给兄弟俩取了大毛、小毛的小名,意思就是大猫、小猫。

得知章亚若即将临盆,蒋经国想尽办法赶过去照料。以组织粤桂湘省政参观团为由,他安排了一场长达两个多月的行程,并把桂林列为最后一站。这段时间内,他更以医院街道名称丽狮路,将兄弟俩的乳名取为丽儿、狮儿,即日后的章孝严、章孝慈。

之后每隔一段时间,蒋经国就会到桂林去看看章亚若及其双胞胎儿子,但他也晓得,在当前状况下,实在无法给章氏母子任何名分;即用两人以电报联系,章亚若还要用假名“云英”。可是纸包不住火,章亚若生子的消息逐渐传开,蒋介石甚为不悦,决定将儿子调回重庆,章亚若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。

1942年8月,仍停留在桂林的章亚若因友人请客,丢下两个小孩独自赴宴。回家后突然头痛胸闷,上吐

下泻,连夜送省立医院救治;原本病情有所好转,但半夜因血中毒而身亡。章家深感死因不正常,带着两个小孩连夜匆忙逃走。蒋经国得知章亚若的死讯后,哭过好几场。此后一年多时间,他始终郁郁寡欢,也了解自己连累了章亚若。

至于是谁下的毒手,包括戴笠的军统、陈立夫的中统,都曾被怀疑;蒋孝严则怀疑是蒋经国亲信部下所为;漆高儒也承认,章亚若在桂林以蒋专员夫人自居,格外招摇,黄中美等蒋经国的同学兼幕僚一起起了杀机,避免章亚若影响蒋经国前途。但这个笼罩超过半个世纪的疑云,至今始终无人能证实真相。

至于章亚若的两个儿子,则先是被章的义姐桂昌德和妹妹章亚梅照料,再交由远在江西吉安避乱的章的母亲周锦华抚养;据说蒋经国还曾偷偷前往探视。直到日本占领吉安后,章氏兄弟又随家人逃到贵州铜仁,并由章亚若的弟弟章浩若收养,而章浩若也在蒋经国推荐下出任了铜仁县县长。事实上,蒋介石了解一切,只是没有说破罢了。

两年后,章家兄弟俩与家人回到南昌并头巷居住,蒋经国决定让两个儿子改姓章,不归宗蒋家,只取名孝严、孝慈。直到1946年,中华民国还都南京,蒋经国出任三青团组织部长,才把两兄弟接到南京玄武门外暂住;1949年又返回南昌,经厦门迁台。

蒋经国在赣南的专员生涯,一直持续到1945年。事实上,早在1944年,蒋介石就已指派蒋经国到重庆主持中央干部学校,令其在两地奔波。蒋方良与子女,则已早一步撤往重庆。

训练意外受伤,高敏吐了一个月的血

4



高敏 著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友情提供

【内容简介】

中国第一代跳水皇后高敏沉寂多年后,首次推出自传体励志书《敏·感:人生没有规定动作》,讲述她七十余枚金牌之上的人生修炼。

和很多普通人一样,高敏从逆境中起步,经历被看轻、挫折、迷茫、犹豫,通过不断面对、考问和改变自己,她决战于全运会、亚运会、世界大学生运动会、世界杯、世锦赛、奥运会等一场场大赛,一步步走上人生的顶峰,成为一代跳水皇后。该书收录了她与困境交锋的不同寻常的经历、思考和体悟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因为脚尖一直绷不直,入水水花大,高敏坐上了刘指导为她定做的“老虎凳”。

名人自传

1984年,我经历了这辈子最大的苦痛。

一天,游泳馆里举行游泳比赛。上午是预赛,我们还可以进行训练。我正在做10米跳台的向后翻腾3周半动作,精神高度集中,完全没有注意到另一个池子里正在举行的游泳比赛。

我站在10米台上,整个游泳馆一点声音都没有,我摆动手臂,全力跳向空中。在我起跳后的一刹那,“砰”的一声巨响突然在空中炸开,击碎了我脑子里的所有动作意识。我只记得天旋地转,然后就看到一大片蓝汪汪的水,整个身子被平平地拍在了水面上,在水里还僵硬地反弹了一下。

接下来的几秒钟,我失去了意识和知觉,等清醒过来,发现自己正漂在水面上,不能呼吸。我睁大眼睛盯着池边,使劲向前划,使劲蹬,终于游到池边。

我紧紧地抓住池边的扶手,手颤抖不停,嘴大张着,却吸不进一口空气。几分钟后,终于吸进去第一口空气。这时才知道,我在10米跳台做向后翻腾3周半起跳的那一瞬间,游泳比赛的发令枪同时响了。

我坐在池边,咬着嘴唇,对自己说不能哭,一定要坚强。

10分钟后,刘指导走过来问我还敢不敢跳。

我看着她,点点头又爬上了10米台,但非常害怕,两条腿不停地发抖。我安慰自己:“刚才只是意外,这次就好了。”

我知道时间越长只会越紧张,于是很快就又站到10米台头,像上次一样,只觉得脑子一片空白,跳到了空中。这次却感觉在空中飞了很

久很久。突然看到了天花板,然后又“砰”的一声,我的背平平地砸在水面上。

我慢慢地漂到了池边,好长时间都喘不上一口气。我趴在池边睁大眼睛,告诉自己不要慌,我不会死的,很长时间后我才能慢慢站起来。向后3周半在我的感觉和意识里全乱了,我知道要找回这个动作的空中感觉,可能还要摔上好多次。

那天我一直呼吸困难,晚上没去上文化课,在刘指导家休息,突然一口铁腥味的从肚子里涌了上来。我怕把刘指导家弄脏,硬是把它吞了回去。没过几秒钟,那口铁腥味的的水比上次更猛烈的方式冲了上来。我赶紧用手捂住嘴,才没喷出来,觉得手里都是湿的,想去冲洗干净,可一看手上全是血,才知道刚才那口铁腥味的的水是血。

我吓坏了,又不敢告诉刘指导,只好向队里的一个老队员刘玉英姐姐求救。她一看我满手的血吓坏了,马上骑车把我带到医院急诊室。

去医院的路上,我又吐了好几次口水。这时,我才知道,原来血可以像水一样从我的嘴里漫出来。

医生给我做了各种检查,认为可能是肺出血,给我打了止血针,开了一些止血药。半夜12点以后,我们才回到宿舍。

第二天早上6点,我坚持跟着大家出早操。所有的项目都减半了,但我还是完不成,完不成计划我就不敢向刘指导反映身体情况。每次她问我怎么样,我都说好一点了。

一个星期后,我不再大口大口地吐血,却开始咳嗽了,每次咳嗽都会带出一摊浓血。

第二周吐出来的一大半是血,

一小半是痰。

第三周好了很多,一半是血,一半是痰。

一个月后基本不吐血了,但还是咳嗽。

几个月后,爸妈得知我吐血一个多月,都哭了,迅速赶来成都,找刘指导让我退队。

面对这次血的教训、血的障碍,我还是挺过来了。人和人在基本层次上是基本相同的,眼耳口鼻的感知力,四肢的灵敏和力量,以及所谓的情商和智商。但每个人生命中蕴藏的潜力的挖掘却有很大的差别,这种潜力,往往决定了一个人改变自己、改变命运的力量。每一次苦痛,我都真切地感知到这种力量的存在。

1985年初,刘指导决定让我再次练跳台:一是我体重轻,压不动跳板,没有起跳高度,在跳板上占不到优势;二是10米台的3个3周半动作我已经能完成,放弃实在可惜。

经过骨折和吐血两次挫折,我心里有严重的恐惧,一闭眼就是要从10米台摔下来。许多个晚上,一直要等到实在熬不过疲劳才能入睡,但更多的时候是怕一闭眼,天就会亮而舍不得入睡。

我重新爬上10米跳台,特别害怕,台头像悬崖一样高耸。我对自己说:“快跳,快跳,要死也要快点死。”我什么也不想跳了下去,还好,只是躺在水里,不太疼,松了一口气,又爬上10米台。

因为第一个动作没有被摔,第二次也没那么紧张了。我走到台头,起跳了,突然听见耳朵里“嗡”的一声,一股力量从右耳呼啸着穿出了左耳。有吐血的经验,我马上集中精

神,调整好入水的角度,还好,只是趴在了水里,但耳朵很疼,我坐在池边用手捂着耳朵,咬着牙一动不动。

刘指导走过来,问我还能不能再跳一次。我的眼泪“哗”地冲了出来。平时训练我很少因疼痛而哭,上次摔到吐血都没哭,这次一哭,把大家都吓坏了。场边的一位教练说:“耳朵不行了,不能再跳,要小心!”

刘指导停了一会儿说:“马上去看医生,看完回来告诉我结果。”

在医务室,医生仔细检查后发现耳朵里有血,确诊为耳膜穿孔,有两个明显的洞。因为我太紧张,大脑充血,加上入水动作走样,引起震荡造成的。医生给我开了止痛药,嘱咐我如果耳朵疼就用药。

很奇怪,我回到房间一躺下就睡着了,而且耳朵一点都没疼。这是那段时间,我睡得最安稳的一天。

一个月后,我又开始冲击10米跳台。

为了保护耳朵,我干了一件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的事。我跟水球队的队员要了一顶水球帽,水球帽上有两个用硬塑料做成的护耳,可以保护耳朵入水时不受打击。刚开始戴水球帽跳水,我都不好意思,怕别人笑话,几天后才逐渐习惯。

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手臂上的疼痛引起了我的注意,原来水球帽上的两个护耳是凸起的,每次入水手臂都会被刮到,几天下来磨掉了一层皮,没办法,只好在护耳上加了一层布。虽然情况略好一点,但皮肤已经被刮伤并感染,每跳一次,破损的皮肤还是会被护耳摩擦一次。每一次摩擦,都是深深的疼。

手臂上的伤疤一直陪伴我走过好多年。